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13位ISBN编号：9787539974745

出版时间：2015-1

作者：丁燕

页数：3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内容概要

最“仙境”的圣湖：“沙孜湖与县城的生活原本是隔绝的，中间的道路颠簸崎岖（简直走不得！），这使得湖区生活一直停滞在某种古老的重复中。然而，人们最终还是发现了这里的旷世奇美。譬如我，第一次目睹到这个草场，几乎目瞪口呆，疑为仙境，还想再来。”

最“真实”的新疆：现代交通技术缩短了地理距离，却并未缩短族群间的文化距离。在这个世界上，不同阶级、种族、肤色和信仰的人，要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丁燕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对边疆地区充满好奇，渴望了解那里的现状，而不仅仅只满足于对地理的介绍、人物脸谱化的描述。而新疆的现实却如此匪夷所思，充满了各种误读。在丁燕看来，不虚饰、不伪装、不回避，真实袒露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也许是了解新疆最有效的途径。

最“当下”的话题：《沙孜湖》直面当下中国的话题的特色，它所探究的，依旧当下社会的核心议题：环保和发展、游牧和工业、家园和离散，但却不是通过宏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叙事，它所涉及的人物，皆为草原上的普通人；它所讲述的事件，也紧紧围绕着那些普通人的经历。

最“丁燕”的风格：这是丁燕继《工厂女孩》、《双重生活》后推出的第三部纪实作品，其风格一直延续“丁燕式”的特点：尖锐、直接、诗意、力度。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作者简介

丁燕：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1987年开始诗歌创作。1993年移居乌鲁木齐。2010年移居广东东莞，系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家，东莞青年诗歌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工厂女孩》、《双重生活》、《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生命中第一个365天》，诗论集《我的自由写作》等。曾获第三届“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第四届深圳原创网络文学大赛“非虚构类”优秀奖、首届广东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散文奖。《工厂女孩》获新浪读书2013年上半年“中国十大好书”、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榜首、第九届文津图书奖。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部：生活在沙孜湖畔的人们

三季沙孜湖

赛马当如白鸽子

细雨中的婚礼

闯进草原的“家庭毡房”

没有“冬不拉”哪能有歌曲

两个赛伊娜

第二部：托里与别的小城不一样

蛮荒老风口

占卜师的呢喃

作家的书房

吴福林的别名

市场是条街

最后的“冬不拉”

第三部：牧民的新道德

草原骨雕人

从转场到定居

草滩上的学校

黄金狂想曲

草原女孩，车间生活

“有两个舌头的人”

第四部：克拉玛依的轰鸣

双城之殇

白沙漠

断裂人

荒原上的城

陆梁记

逃离魔鬼城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精彩短评

- 1、“中国的瓦尔登湖”乃噱头，颇名不符实。语言及内容都有生猛冲击力，可惜作者似乎时时刻刻将“反思三种文明优劣”的宏大主题笼罩其笔下所见所闻，过分强调游牧文明（认为其代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拥有种种优良品质）被农耕及工业文明（人类贪婪占有欲望）的机械化逐渐侵吞殆尽，不免带上有色眼镜的偏执。
- 2、在多看上看的。里面各个不相同却又有相似点的人物：努力认真真实的生活着。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精彩书评

1、真实新疆不是风情片是生活片 崔华林 丁燕：诗人、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长篇小说《木兰》，散文集《工厂女孩》、《双重生活》、《沙孜湖》、《和生命约会四十周》、《王洛宾音乐地图》、《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生命中第一个365天》，诗论集《我的自由写作》等。现居东莞。《沙孜湖》丁燕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深圳晚报记者 崔华林40岁前，作家丁燕还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因创作百首以葡萄为题的诗歌而被誉为“葡萄诗人”。那时，她笔下的新疆葡萄园，充满了少女的抒情色调；不惑那年，她和家人举家南迁，在深圳和东莞生活。同时，她由诗歌转向非虚构写作，因亲身体会东莞工厂流水线生活而创作了《工厂女孩》，又结合自身定居南方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双重生活》。2015年1月，丁燕出版的《沙孜湖》一书被誉为“中国的瓦尔登湖”。这本书是她在离开新疆的前一年实地采访一年，于2010年在深圳完成初稿，并于2014年在东莞完成定稿的非虚构作品。岭南生活经验让丁燕在修改这本书稿时能够“跳开新疆看新疆”。她说，这本书是她对新疆的“告别之书”，里面有她全部的在新疆生活经历；同时，她还融入了自己南迁后的真切体验。在丁燕看来，沙孜湖是一个寓言，她试图透过沙孜湖来呈现真实的新疆，不美化，也不回避矛盾。在沙孜湖，有游牧生活、农耕生活和工业生活的撞击，还有多民族融合共居的经验，以及每一个当下中国人所无法回避的迁徙和变动。沙孜湖的草原是新疆其他草原的爷爷 深圳晚报：您三次去沙孜湖，头两次算是走马观花，第三次是专程为写作而去，真正让您觉得可以以沙孜湖为原点展现新疆生活的原因是什么？丁燕：第一次去沙孜湖是出于偶然。第一眼看到沙孜湖时非常震撼。我生在新疆长在新疆，见过很多草原，但沙孜湖的苍茫和原生态的游牧生活让我惊艳。第二次去是冬天，停留时间很短。第三次去是为完成中国作协的“作家定点深入生活”的项目。我申报这个项目时，第一个想到便是沙孜湖，因为第一印象太震撼，令我久久难忘。沙孜湖和喀纳斯湖完全不同，它不是旅游区，那里的生活不带有任何表演性质，都是原生态的。我的写作力图呈现新疆人的真实生活，沙孜湖恰好契合了我的设想。项目批下来后，我对沙孜湖的地理、历史和周边环境做了梳理，又专程到湖区周边做有目的的采访，前后大约一年时间。沙孜草原的地貌非常特殊，像是新疆其他草原的爷爷，它苍茫、睿智、庄重、沉静，像是所有事物的源头，那里的草场颜色是铁锈红、棕黄、铁灰的混合色，散发着特殊香味，和惯常所见的油绿草原完全不同。沙孜湖的周边，有牧人游牧的生活，有农民的农耕生活，还有克拉玛依石油新城的工业生活。在这片草原，集中显现了这三种形态的生活方式，非常具有典型性。三种方式彼此间交融，又互相争夺抗衡。沙孜湖生活，正如中国的当下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异变和抗争。深圳晚报：您最先写《沙孜湖》是在深圳，当时您刚从新疆南下，但这本书出版是在今年，其间您对《沙孜湖》进行了修改，在南方的生活对您修改《沙孜湖》有影响吗？丁燕：影响很大。我离开新疆到广东，最开始是2010年8月在深圳南山区桃源村开始创作《沙孜湖》，写了近一年，有20万字。写完后自己并不是很满意，加上出版遇到困难，就搁下了。2013年8月，当我的《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都出版后，时间上有了空闲，便又把《沙孜湖》拿了起来。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修改原稿，基本上是推倒重来，完成后有30万字。当我有了个人定居南方的生活经验和南方工厂生活经验后，感觉初稿有些单薄。重写时的视角完全不同，就好像原来我和新疆地图的距离是2米，现在是20米。以前我是新疆人看新疆，现在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所目睹的新疆也就更丰富。《沙孜湖》是我和新疆之母的告别之书 深圳晚报：您在《沙孜湖》中写道：“这一段沙孜湖时光，将为我前半生的新疆生活画上句号。”为什么您觉得需要跟新疆生活告别？丁燕：因为我丈夫要到深圳来工作，所以我们全家决定南迁。怀着离别的心情前往沙孜湖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沙孜湖时光像是我的新疆生活的倒计时。那种感受像川端康成所说的作家的“临终之眼”——所有你看到的事物都可能是最后一眼，都和平时不一样。这部书里有牧民，还有农民和工人以及小镇和小县城的普通人。他们都各具形态。我觉得沙孜湖就像一个寓言，当我写下湖边人们的动荡生活时，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描摹了当下中国的变动。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或其他城市，同样充满了像沙孜湖一样的变动，只不过变化的方式和形态不一样而已。譬如我在采访时，发现沙孜湖边的牧人定居后，所种的菜园子里长满了草，是因为他做牧人时认为草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爱护草，不能随意拔掉，当他变成农民时，草的肆意生长对蔬菜的成为最大的弊端。我想表达的就是这种改变，这种当下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改变。深圳晚报：您写完《沙孜湖》后，对新疆完成了这种告别吗？丁燕：写完时我并没有真正的告别，是此后又花了两年多时间，修改完成后才算基本了结了心愿。经过曲折的过程，我最终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签订了这本书的出版合同，这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是我2014年最欣慰的事。虽然2014年我拿了一些奖项，但我更看重这本书的出版。这本书凝聚了我所有的新疆生活经验，我以后可能不再会写出像《沙孜湖》这样的书。这本书是我和新疆之母的告别之书，也是我对我的少女时代和青春记忆的告别。南迁给予我写作难得的体验深圳晚报：您在对待家乡的态度上很果断，告别得斩钉截铁，似乎跟很多作家对于家乡的态度不太一样，很多人愿意思念家乡。丁燕：南迁是我不得不接受的选择，首先是我丈夫要来深圳工作；其次，从写作的角度来讲，我想也许迁徙对我的创作可能有突破，可以让我重新打开一条通道。我土生土长在新疆，深受新疆恩宠，在混血文化中浸淫；但同时又深受其弊病：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利、信息闭塞，都是我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长期定居在新疆的生活更安逸，我形容我身上已经有了“新疆惯性”，而过于安逸对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无益，甚至有害。作家会看不见、听不见，感官和思考都会迟钝，这是作家的大忌。所以我来南方后，怀着一种很积极的态度去迎接新生活。无论岭南的天气如何酷热、蚊子如何肆虐，南北巨大的饮食差异，屡屡可见思维方式的冲突，但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我慢慢适应了南方。在我看来，人们没必要纠结家乡回不去。因为少年时代对一个人的影响永远不会改变。当我在南方抒写家乡时，已经通过文字在精神上完成纸上的回家。人们不必窠臼于对身份的约束、出生地的限定，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变动的时代。深圳晚报：您对自己的写作似乎保持很强烈的自省。丁燕：2009至2010年期间，我作为作家的创作状态是停滞的。我认为作家要学会自救：我如此热爱写作，何以写不出来？我觉得我在一个环境中时间太长，人变得钝化了。其实人到中年，决定举家南迁非常不易。经历了这几年，我感到迁徙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讲，充满磨难和挫折；但它给予作家难得的体验，会让写作的内容更丰富，情感更丰沛。外界有漫画新疆或童话新疆的误读深圳晚报：您从新疆来南方生活了4年多，发现周围人对新疆最大的误读有哪些？丁燕：外界对新疆要么是漫画，要么是童话，这都不是真实的新疆。漫画式的新疆要么过喜，要么过悲。过喜的漫画新疆就好像一部风情片，有葡萄、沙漠驼铃、旋转跳舞的女孩子；过悲的漫画新疆又像是一部恐怖片，有暴徒有爆炸和不同族群间的冲突。这两种误读占了很重要的比例，我就常听到人们说，你们新疆的葡萄干很好，但那里好像不安全。真实的新疆其实就是一部生活片。既不像风情片中那么美化，有很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发展中遇到的矛盾；但也不像恐怖片所显现的那样恶劣，虽然自然环境糟糕，人们求生艰难，但不同民族聚居在那里，又会相互帮助，和谐共生。我在沙孜湖采访时，碰到哈萨克族人和汉族人相互融合的例子很多，这是多民族混居的生活使然。那些片面描绘新疆的表达，对大众了解真实的新疆造成了障碍。深圳晚报：您前面提到告别新疆，是否以后的写作会继续专注非虚构写作？丁燕：我近期内集中阅读很多国外的非虚构作品。西方的非虚构发展得很成熟，有很多非虚构作家，也出现了很多经典作品，

2、前言丁燕第一次来到托里，目睹沙孜湖时，我并未想到，我会一来再来。对这个新疆北部的小城，我曾像大多数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那样，有着十分自负的想法。现在回忆起来，无怪乎如下：托里不过是个随便的小城市，同其它小城没有差别，气候干旱，风沙肆虐，街道荒芜，仅在某些区域有少许文明。就这样，我来到了沙孜湖：我一生最难忘的地方。沙孜湖的形状类似大耳朵，淡蓝的颜色令人窒息。这片大地不仅水草丰茂，在其地下，还潜藏着大量矿藏，尤以黄金为盛。从见到它的第一眼起，我便为之吸引、为之感动。出现在我面前的，不仅仅是世之罕见的景色，不仅仅是连绵群山间的一汪湖泊，更是另一种迥异的生活形态。环湖而居的人们，与我设想的完全不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流浪者），他们风格独特，迥异庸人；但他们又有着神秘的共性。他们调动着我的感官，触动着我的神经，引发着我的思考，让我越和他们接触，越割舍不下。因他们身处遥远的偏狭之处，人类闪光的良善和天性中的机敏，非但没有泯灭，反而奇异地获得了捍卫和保护。我第二次来到了沙孜湖；甚至，第三次。数千年间，珍珠般的沙孜湖一直处于酣睡之中。它，连同它四周的群山，覆盖在铁黑山体的青草，以及暴雨、阳光和微风，都不为外人所知。是牧人首先发现了它的价值：这里的土地虽不适合耕种，但却是天然的好牧场。一代又一代的牧人留在了这片草场，繁衍生息，最终让沙孜湖，成为草原隐秘的天堂。现在的托里县城已非从前模样：过去，这里只有一片土坯房与一条七零八落的市场街。如今，已是初具规模的小县城。到处能看到建筑工地，而镶着玻璃的楼房让我觉得，世界正通过火柴盒形的水泥房间，一步步完成它的统一性。托里的街道不是乡间小道，但这里也绝不是现代化的都市，这里像一处正在兴建的半城市化区域：广告和百货商店，手机和摩托车，花头巾和黑棉袄，统统交织在一起，形成此地特有的杂乱、混血、繁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是在这种气场中，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通道。无论是掌握流利哈萨克语的汉族人，或完全不懂汉语的哈萨克族人，或能磕磕绊绊讲述非母语的那些人，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其实都很小，因为即便人种、民族、信仰、风俗不同，但在同一气候条件和生存状态下长期生活，也能让这种差异性变得纤细、微弱。我不断接触这片北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疆大地上的人群，并将与他们的交往记录下来。我知道，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不过是这片大地上的少数；但我觉得，记录下这个小地方（县城至今仍没有通公交车），和这里的人们（不过近十万人），是重要的。对大城市的人来说，这些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小人物，几乎从来看不见，也不甚了解：他们无声无息，与世隔绝，荒凉静谧，尚未能参与到整个时代大文明的形成中，是一个个孤独的岛屿；但是，倘若换个角度，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下注目他们，又会发现，这些人传奇惊险，鲜活可触，最能体现边疆地区混血的特点。来自游牧生活的种种机敏，深入人心，而这种难得的智慧，在其它生产方式大规模控制人类后，逐渐消失殆尽。越在草原深处游走，我越感到羞愧：为自己从城市携带来的那种自大。和辽阔的草原相比，城市就像是巨大毛巾上的一个墨水点。我陡然一惊：也许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才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在乌鲁木齐，我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但在沙孜湖，却完全松弛了下来，灵魂像得到了某种安慰。但我并不想说湖畔生活便是理想状态（我也不愿造成这样的误解）。事实上，整个新疆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还处于转型阶段，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远在内地人之下。但是，随着“新疆人”——各种民族特征融汇在一起后，会形成某种共同气质——的诞生，新疆将展现出一种迥异的姿态。在这个亚洲的中心地带，虽远离海洋，但人们仍持有旺盛活力，在自然环境极糟糕的情况下，开辟蹊径，逆风前行。我花了那样长久的时间在沙孜湖游走，直至进入写作才明白，尽管我如此努力，却依旧不了解这个西北偏北的小角落；甚至穷尽一生，我也不足以宣称，我已将这里看清。我知道我所记录的并不完整，也不可能完整。在湖畔草原及周边小县生活的人们，实在繁多，想完全呈现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又该如何停止；或者，哪里才是我的终点？也许，在适当的时候，放弃才是明智的选择。离开沙孜湖后，我尚不知我迷失了什么；直至我离开新疆，到达珠三角后，我才知道。我被骤然投入到另一个世界，成为无家可归的异乡人，无亲无故。我远离了童年时就熟悉的家园，一步步，退守到一座由立交桥、工业园、女工交织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里苦苦挣扎，努力和它保持平衡，并时时提醒自己：在这个纵横交错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着。在岭南，我逐渐扬弃了狭隘的区域概念，不再以一种简单化的标准，来测定繁复的世界。我被那个一边走，一边往嘴里扒拉饭粒的女工惊骇得迈不开腿：她如此匆忙，没有时间吃早饭。因我吃过草原上的盛宴，才会觉得这个剖面图格外刺目。直到那时，我才醒悟：新疆精神中的一大部分，从小，就融入了我的内心，成为我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心灵曾多么接近崇尚自然的游牧文化，它甚而已变成我的情感基石。沙孜湖在牧人之外的世界籍籍无名，但这里，却比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游牧、农耕、工业的三重奏。三种不同重量的云层，在此地的上空厮杀、较量、侵吞和渗透，最终，以暴风雪般的震颤，涤荡着人们的灵魂。这种巨变，和那湖本身所持有的清丽模样，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而这一切，倘若不是亲历，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最终离开了沙孜湖；离开了新疆。当我在海边说着平常话，过着平常日子的时候，我的体内，一直蕴藏着一颗草原的种子。沙孜湖，当它的复杂和冲突，它的荒凉和繁复，它所建构的讽喻和吟诵，全都被我融于笔下时，我必要在这酷厉的场中找出生的希望、爱的胚胎。当那些我所目睹的变迁，以及我自身的变迁，淤泥般堆积起来时，某种神奇的异变发生了：一汪清泉，从壅塞太久的地层流淌而出。丧失了一切关系网后，我只安于自我，安于写作，安于我所写下的每一个字。我在异乡的写作，不啻为一种孤军奋战。我不断地诉说着沙孜湖，因为它那样深刻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当我远离它——我和它的关系变得如此简单——我才能在一种相对平和的状态下，不仅看到它宏伟的轮廓，还有细小的皱褶、深刻的疤痕、无尽的悲怆。没有人能对中国做出最后的判断：中国正在变化中。中国的巨变自东南始，已大规模波及西北；这个辐射波，恰和我的迁徙之路，呈相反状态。当我的面孔向前，以进入之姿深入岭南时，某种剧痛，以反作用力，在猛烈地撕扯我，让我的后脑勺长出眼睛，逐渐廓清身后的故乡。那个我曾经长大成人的世界，和我现在生活的世界，越来越不一样；我越深入岭南生活的内部，便越能清晰地看到新疆生活的肌理。现在，当我回望沙孜湖，这个词本身就携带着某种限制，某种羁绊——它不仅仅唤起我对母亲的亲昵感，更有一层对父亲的虔敬感。而当我远离父母怀抱，变成异乡游子时，才真正体味到那种深沉而内在的情感（可怕的是，这种情感，只有当人在已经丧失了对它的拥有权时，才能真正体味到）。我曾在乌鲁木齐居所的窗前，能看到中天山的最高峰：博格达峰；而在岭南，终年葱绿的宝山，横卧于我居所敞开的阳台外。某个瞬间，当我凝望那粘滞不动的墨绿时，居然能在山头，恍然看到三角形的雪白尖顶。在另一片星空下，过着另一种生活，不等于摆脱了故乡，以及对故乡的牵念。千百万人如我这般，选择了迁徙。这种大变动，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这个世界。对新疆而言，我已不属于那里的一员，和它不再保持有机联系；而在岭南，我也从未完全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我脱离了原来的根源，脱离了滋养这些根源的土地——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这样，我不再有任何归属；所到之处，都不过是个陌路人，或至多是个宾客。但我对此并不抱怨：因为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会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而且，只有和一切都不再保持任何联系的人，才不必有任何顾忌。怎样表达新疆，我有我的想法；这种想法，成熟于迁居岭南后。现代交通技术缩短了地理距离，却并未缩短族群间的文化距离。我察觉到大多数中国人对边疆地区充满好奇，渴望了解那里的现状，而不仅仅只满足于对地理的介绍、人物脸谱化的描述。而新疆的现实却如此匪夷所思，充满了各种误读。在我看来，其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让别人相信新疆人的真实生活。不虚饰、不伪装、不回避，真实袒露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也许是了解新疆最有效的途径。我们必须思考一个看似简单，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不同阶级、种族、肤色和信仰的人，要怎样才能和平共处？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族群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严重。而在新疆，这个问题似乎可以通过观看一台晚会获得隐喻式答案——在同一个舞台，各个不同民族的人们，穿着不同风格的服装，唱着不同语言的歌曲，抒发不同族群的心声，他们每一个都独具特色，当他们融汇在一起时，便构成了大气而开放的新疆。这本书探究的依旧是中国当下社会的核心议题，但却不是通过宏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展开叙事，它所涉及的人物，皆为草原上的普通人；它所讲述的事件，也紧紧围绕着那些普通人的经历。这不是一本关于新疆的大书，而只是记录了某个特定时期，发生在中国西北角的变迁。我以沙孜湖为观察点，并从湖畔辐射开，波及托里县和克拉玛依市的人和事；同时，东南沿海的珠三角地区，成为我观察西北草原的隐形背景。当我将车间生活和牧民生活摆在同一水平线上时，惊诧地发现，它们并非没有共同处，不，它们之间的联系，紧密而深刻。草原上的哈萨克人，凭借着自己的天赋、纪律和礼节，经过数世纪的演变，业已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文明。他们了解牲畜，懂得季节，擅长和风雪搏斗，知道如何就地取材，搭建能移动的房屋；他们聪明地领悟到，人和自然若要长久相处，必要扼住自己的贪欲。而当奔驰于莞樟路（东莞至樟木头镇）的大货车，将经过成百上千双手在流水线上制作而成的产品，送至托里县后，也运送来了某种困惑。面对短时间就已有裂纹的玻璃茶几，牧民不知该去质问谁（即便有着丰富转场经验的老人，也束手无策）；此前，他们购买的桌子、椅子、箱子和柜子，都知道制造者的名字。而现在，湖畔生活亦充斥着改变。改变蔓延着，熏染了一切，无人能幸免。在沙孜湖，某种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仍存在于此；在别处难得一见的生机、活力、幽默和宽厚，让我备受鼓舞；我甚而还有幸见结识了这里的人们，聆听到他们的传奇生活，并为不同民族的人们和平共处的范例所感动。在我看来，这种范例不仅需要重视，更需要钦佩。

《沙孜湖（中国的瓦尔登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